

中国当代小说作家丛书 · 第三集 ·
王保民主编

观花雨伞

杨进著



出版社

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

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(桂)新登字 02 号

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

观花雨伞

喻耀辉 著

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各地新华书店发行
(南宁市民族大道东段) 广西教育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4.75 字数:75 千

印数:1—10,000 册

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包晓泉 封面设计:张文昕

总 策 划:冯 艺

ISBN 7-5363-1175-3/1·256

全套定价:46.00 元(共 10 册)

留下一片真情

——代自序

小小说是一滴水，一片云，一抹光，一声响，尚若没有真情，便谁也不会记住它。

小小说贵在有真情。

真，是一种艺术。小小说要的是艺术真，艺术真就是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。没有这种真，所谓新、深、奇、趣皆会成为海市蜃楼。

真，是一种胆识。小小说的精髓在思想，作家要敢于掏心里的真话，敢于说别人想说而不敢说出的话。说真话，才是真作家、好作家、大作家；说假话，不配做作家。

真，是一种实体。世上谁人心里不或多或少藏些甜、苦、辣、酸、愁、愤的秘密事儿，这是难言之苦，纵是向最亲最爱的人也不能相诉。好的小小说，就应该写这

种难言之事、难言之苦。今年江苏闹洪水，全国闻了名，我所蛰居的小城是轻灾区，可我却意外地收到一些未曾谋面的读者朋友寄来的钱和粮票，虽是区区“薄仪”，我却感动得流了眼泪。我知道，他们之所以记得我、念着我，是因为我的小小说曾经或多或少拨动过他们的心弦，道出过他们心坎儿里的话。

真，是一种追求。追求是要付出或准备付出一定代价的。有这种准备，才能敢爱、敢恨、敢讽、敢忧，才能写出好小小说。我涂抹小小说七、八年，竭劲儿这么追求，虽未获过多少殊荣，却求得灵魂的莫大快慰。

真，是一种寻觅。小小说不是“书斋文学”，更不是因短小而可任意炮制，小小说的力度来自五彩缤纷的生活。我喜欢玩扑克，喜欢和朋友聊天，这一玩一聊，既是情趣，又是悟性，我每每从中获得许多意外东西，让其成为我小小说的骨血。文学是入世，游离生活以外的作家，只能是“真空作家”，没出息。

最后，我想说，小小说不是赚钱的营生，也不是谋求功利的钥匙。我爱小小说，是因为生活需要小小说，是因为小小说业已成为我倾吐真诚的一种“器皿”。这是一种力量，这力量支撑我，于是矻矻耕耘之中，繁重的日子变得轻松和谐，甚至那么甜美，宛如初春月夜里与心爱的情人在绿水潺潺的小河畔散步。

我以真起步追求小小说，今后还要继续兢兢真下去。

留下一片真情，心中便永远有了一方宁静而坦然的绿洲！

目 录

留下一片真情(代自序)…… 喻耀辉(1)

黑	(1)
父 爱	(3)
翠 儿	(6)
焦三瞎子	(10)
阿 二	(14)
小 凤	(18)
戚 爷	(22)
杨 瑶	(25)
痴 情	(29)
观花雨伞	(34)
取名儿	(36)
胸 花	(38)
丑 蛋	(40)
幻 觉	(44)
喷嚏行动	(46)

一支笔	(49)
小 葛	(53)
章 三	(56)
老张大李小王	(58)
赵家和钱家	(61)
自由恋爱	(64)
勇 气	(67)
选	(69)
那年夏天	(71)
骗	(74)
眼 睛	(77)
女 人	(79)
惦	(81)
婆与媳	(83)
“胖 猴”	(86)
戒 谎	(89)
那个女人	(91)
反 常	(94)
杰 杰	(96)
翔 子	(99)
三 爹.....	(102)
不孝子.....	(105)
韩 丁.....	(107)
莠.....	(109)
开 会.....	(112)
耆 酒.....	(114)

深.....	(117)
馄饨西施.....	(120)
入 党.....	(122)
狗名儿.....	(124)
绝眠丸.....	(126)
人心显示器.....	(128)
陈 妈.....	(131)
心 计.....	(133)
莺 子.....	(134)
剑剑遭劫记.....	(136)
预 言.....	(138)
试 胆.....	(140)

黑

“把狗头低下来！”一个套红胳膊箍儿的革命小将一声断喝。

管你人头狗头，魏先生就是不低。他寸寸傲骨，昂昂立在批斗台上，尽管那瘦铅丝吊着的大铁牌挂在脖子上坠得生痛。

小将光火了，飞起一脚，“叭”，踢在魏先生屁股上。魏先生猝不及防，跌倒地上，殷殷的血从嘴缝里渗出来。小将哈哈大笑，跟着把脚重重地踩在魏先生身上，魏先生被压得动弹不得。小将好乐，双手叉腰，极目远天，高呼：“独有英雄驱虎豹，更无豪杰怕熊黑！”“黑”字音读“罢”。

“嘿嘿嘿”，地上的魏先生忍不住笑了，笑得身子抖抖颤颤，继而抬起头，冲小将叫：“喂，‘罢’字下面四滴水，读‘pí’，跟没脸皮的‘皮’一个音，‘黑’就是棕熊，懂么？”

“放你狗屁，读‘罢’！”小将不肯认错，脚又狠狠踩一下魏先生。

“滚你个‘罢’！”魏先生激怒了，象头狮子，倏然一跃，坐将起来，兜脸一啐：“读‘pí’，黑！黑！”魏先生牙咬着，两眼血红。

台下也哗然，都说应该读‘pí’。有人还呼口号：“×××篡改毛主席诗句罪该万死！”

小将就蔫了。从此，这个那个的批斗会上皆不见了他的踪

影。

二十年后，魏先生老态龙钟，退休在家安度晚年。

某日，一位青年作家慕然造府谒见，青年作家呈上一本油墨飘香的书，这是一部长篇小说，书名——《黑》。

魏先生打量青年作家，好生面熟，稍愣片刻，终于认了出来。

青年作家紧紧握住魏先生的手，“谢谢您点化了我这头‘黑’！”

魏先生一天一夜读完《黑》。《黑》是自传体小说，写了主人公在那种年代中的荒唐和不幸，以及觉醒后奋斗道路上的命运淹蹇，呕心沥血。魏先生读的时候，泪水润湿了胸脯，二十年来，他这是第一次落泪。

父 爱

小童明天去北京。小童老婆说明天要起早，今晚早点休息，于是一家人就早早上床。小童把六岁的儿子搂在怀里睡，说一别十几天，想我乖乖肉哩。

刚刚迷糊过去，院子门就被敲得“橐橐”响。小童和老婆都醒了，厌厌的。

小童开门。

是邻居楚六爷。楚六爷对小童做着嘻嘻的笑，说你儿子说你明天去北京，我想托你一樁事，好不好？

小童说好，你快讲。

楚六爷就说我家老二欢喜吃肉煮芋头，可是北京没有芋头，我就烦你带点肉煮芋头去。你不懂，我家老二已经十六年没有回来吃肉煮芋头了。小童说行行行，明天早上五点钟你送来，要准时。楚六爷说好好好五点钟来得及。来得及。嘿嘿嘿笑了，欢天喜地而去。

小童上床缩进被窝里。小童老婆说不知趣的老头子。小童说算了吧，复又睡去。

睡得正香。门又“橐橐”响。小童和老婆都醒了，骂娘西皮，又来了，不知趣的。

还是楚六爷。楚六爷送肉煮芋头来了。他蹭着老脸，疚意

兮兮，说我怕睡失晓误了事，一煮好，想想还是先送来保险。当下便将一只旧皮包递与小童，皮包里是两大饭盒肉煮芋头，热热的，香气袅袅。那饭盒上贴一纸条，写着他家老二的住址。

小童再次上床睡时，墙上石英钟的时针正指着“2”，凌晨两点了。小童老婆说今夜我们送给这个老头子了，大麻苍蝇。

当天下午小童就飞到北京。办罢住宿，便借一辆自行车去送肉煮芋头。可是那地址怎么也摸不到，问人，皆说那地方早拆迁了。小童灰灰回到旅馆，心里直骂楚六爷粗心。一气，就将那肉芋头自己吃了，味道不错。

半月后，小童回来了。一进门，没等开口，小童老婆就说我知道你肉煮芋头送不到。小童惊奇，小童老婆于是道出原委。

原来那天早晨小童走后，前院周婶来串门，周婶说夜里楚六爷来你家干什么，小童老婆就把事情讲了。周婶听了直摇头，说你们才搬来住不懂，他家老二已经死了好多年了呀，是在公共汽车上抓小偷，挨坏人刀子捅的。又说这楚家大儿子忤逆，娶了女人第二年就和家中闹了把房子隔开来，另开门过生活。前几年老太婆在世，楚六爷还有人做做伴，后来老太婆下世了，他一人孤孤伶伶，发了疯的想老二，老二那孩子从小孝敬。这么想着，楚六爷就常常神经岔乱，听说有人去北京，就椎洞扒眼，要托人家给他家老二带东西。

晚上，小童去到楚六爷家。楚六爷正佝偻在灶膛边烧柴火煮夜饭。小童告诉他肉煮芋头送到了，你家老二吃得香哩。又把一捆北京特产放到桌上，说这是你家老二叫我捎给你的。楚六爷两只眼睛笑得没了缝儿，一叠声说谢谢。又问，我家老二他可曾留你吃饭。小童说留了，一阵椎心。

猝然，楚六爷涕泗滂沱哭起来，边哭边就踉跄到床边，床

边的茶几上供着一只相柜，相柜里那个英俊的小伙子就是他家老二。

楚六爷双手颤颤捧起相柜，凄凄泪脸贴上去，哽哽咽咽说：“二子，乖乖，爹……想……你……”

小童的泪也垂下来。

隔一堵墙，大儿子一家正在看电视，电视里甜脆柔稚的童声在唱“世上只有妈妈好……”

翠 儿

雒水城夏天，北水关那儿是个凉爽所在，翠儿的家就住北水关那儿。北水关其实现已无“关”，明朝嘉靖年间，为抵御倭寇侵扰，雒水人内筑城墙。外凿濠河，濠河北极砌一座北水关。解放后，百废俱兴，北水关遂随古城墙一道拆除。拆除以后，一些人纷纷在遗址上倚河筑房，说这儿风水好。翠儿的爷们那时就也争得一方土地，为子孙后代建得青砖小瓦五间屋宇，围成一个院子，日日月月，消受鲜活空气。最是在夏日，上有河畔蓊蓊柳荫蔽日，下有河里潺潺流水降暑。夜至，蛙鸣蝉啾中风儿从河上习习掠来，津津凉凉，若清清山泉流遍胴体，一家人在院子里纳凉就都要用大毛巾捂肚儿。翠儿做少女的时候，每在这样的夜晚，仰在竹床上，睁着瞳瞳秀眼看天上的星星，作许多绚烂遐想，遐想最多的是将来那个“他”会是何等一个人儿，何等一个模样儿……

翠儿是小家碧玉，下面只一个弟弟，都是爹娘的宠肉。翠儿从小怕读书，读书就头疼，打呵欠，爹娘说翠儿不是读书的料，任其自然。翠儿十六岁，勉强混个初中毕业，就辍学在家，不久纺织厂招工人，翠儿被招进去了。当工人翠儿不头疼，也不打呵欠，活儿干得蛮好，还评上了先进。翠儿赚了工资，爹娘只要她交十块钱伙食费，余下全让她零用，翠儿不贪吃，于是

就用来装潢自己。翠儿天赋美学细胞，时装的颜色和款式，皆那么搭配有致，加上翠儿身段儿苗，皮肤儿白，脸盘儿俊，因此那个叫“美”的玩艺儿就和和谐地统一在她身上，显十二分的丰采韶秀，害得许多男孩子睡不着觉。

睡得着觉睡不着觉翠儿可不管。翠儿文墨虽浅，工作虽卑微，但翠儿眼角高，翠儿要嫁一个知识分子。

翠儿果然如愿以偿，恋上了一位大学生。大学生在县里做机关干部，经常随领导下去视察工厂，翠儿于是就被大学生发现了，大学生请出人，勇敢地向她射“丘比特”。大学生比翠儿大七岁，大七岁，翠儿不计较，翠儿总觉得男人大点好，大点成熟，大点自己才好做小妹妹撒撒娇，大点才会像哥哥和父亲一般保护自己。大学生个儿不高，脸蛋子也粗，但形容周正，一言一举，透股书生气，翠儿挺喜欢书生气。

翠儿二十岁就和大学生结了婚。在雒水城，这尚属早婚，不过那年正好新《婚姻法》颁布，翠儿正巧应了条文。

大学生家住雒水城内鹤颈湾。鹤颈湾是条老街，街宽二米，褐石铺路，路畔皆住人家，一应古式房子，低矮陋旧，没有院落。于是不谈素日熙攘噪嘈，单单到那夏天，家家如蹲蒸笼，要想吹一丝儿凉风，只得搬张凳子坐在门口，门口却又烘人，那暴晒一昼的褐石板。灼气醞醞。大学生家境贫寒，娘下世早，他和老爹过生活，自小就住这儿两间房，房子挤，冬天蛮温暖，难熬的就是这夏天。这自然苦了翠儿，翠儿想起北水关娘家，免不了就噘嘴巴，和大学生怄气。大学生涵养好，他看了许多生儿育女书籍，懂得女人怀身孕不能怄气，怄气对胎儿不利。于是就骗慰翠儿，说单位里的楼房马上就要破土动工，要不了一年半载，咱们就去住新楼房。翠儿见苦海有边，就晏晏笑，笑

着就挺神秘地告诉大学生：“我娘去年让北水关‘郭瞎子’给我算命，‘郭瞎子’说我嫁的是个好男人，将来要跟着享福，夫贵妻荣哩！”脸上便放出一片光辉。

偏偏大学生下种子没有算好季节，翠儿肚里那“小鸡鸡”于古历六月三十呱呱坠地，时值酷暑，炎如火炉。翠儿从产院里回来，就睡在床上，门窗关得严实，身穿长衣长裤长袜，又盖一条毛巾被，不露一肉。这日子不好过，翠儿整日价汗如雨注，昼夜难寐，焐出一身的痱子。大学生看着心痛，就叫穿短衣短裤打赤脚，门窗开开透透气。翠儿不依，说经了风，要生“月子病”，将来挨苦。大学生说，要不你就搬到北水关你娘家去住，那儿阴凉。翠儿摇摇头，说不足一个月，不作兴不回娘家住。大学生拿她没办法，就长吁短叹，说八十年代的青年，怎么满脑子老八股思想。翠儿白一眼，说我不是文化人，我就信老八股，老八股句句灵验哩。

翠儿终于病了，发高烧，不进食，还抽筋。大学生忙去医院请来医生，要给她打针吃药，她却死活不肯，说听北水关的老太太们讲，有娃吃奶，千万不能打针吃药。老爹就帮助劝翠儿，老太太们的话不可全信，要相信科学。翠儿就回一句，你们男子哪懂女人事。老爹就蛮惶，大学生也苦笑笑。

知女莫过娘。于是翠儿娘差人用三轮车把“郭瞎子”驮来鹤颈湾，翠儿好高兴，她最相信“郭瞎子”。“郭瞎子”不但会算命，还会治病，十四岁翠儿身上来红的时候，常常疼，就是“郭瞎子”抓几贴什么草药吃好的。

当下“郭瞎子”坐到翠儿床前，切切翠儿的脉，问了翠儿的生辰八字，又问生“小鸡鸡”那天的日月景气，子丑寅卯，尔后口内心嘟嘟囔囔诵念着什么。毕，就说，娃不克命，翠儿这是一

点暑溽之气，不必惊怪，只消去喝藿香佩兰茶水。又叮嘱，焮病还需焮来治，要继续焮，十天半月准好的。

大家就都松了一口气，赏给“郭瞎子”三十块钱。

次晨，大学生一觉醒来，喊翠儿，翠儿不应。转身一看，骇呆了，翠儿已经死了，身子冰冰凉凉。

大家都很悲恸。娘家人边哭边骂，骂大学生住的这鬼地方不好，把翠儿活活热死了；又哭翠儿命恶，说再熬两天就满月了，满月了就好去北水关家里住了，北水关家里多阴凉呀。大学生也哭，过哭边跺脚，恨自己竟也无知，相信了那害人精“郭瞎子”。老爹抱着“小鸡鸡”，兀兀坐晃昏头，身子颤颤的抽泣。

翠儿火化后，骨灰盒被娘家人要去。娘家人在院子里，用青砖砌一个墓穴，用柏树木做一口小棺材，将翠儿的骨灰盒安放里边，说：“咱翠儿只宜北水关这风水，让她就永远睡在这儿吧。”是日，又请来“郭瞎子”，阿弥陀佛念了一夜咒语，帮翠儿超度亡魂。“郭瞎子”于是又赚了三十块钱。

翠儿就这么没有了。